



大夏书系·书生教师轻随笔

I LIVE TO READ  
Reading lights up my career of teaching



# 但得爱书人似我

——过有思考的教书生活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书系·书生教师轻随笔

一直以为，阅读可以抵抗荒诞，因为阅读带来自我启蒙；而言说亦可抵抗沉默，因为话语即力量所在。对于当下贫乏的基础教育，学院内或者媒体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实很难确切知晓这个基础教育的机构是如何精密地运转的。而处于这些流程之中的普通教师，则多数缺乏言说的能力。现在我恰好基础教育之中，又恰好有一定的言说能力，因而常有一种责任在我的使命感。所谓“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

——蔡朝阳

上架建议：教育理论 / 教师教育

ISBN 978-7-5675-3060-7



9 787567 530607 >

定价：35.00元

www.dxjy.com

第一輯 · 书房是宇宙的中心





## 1. 阅读是和世界站在一起

年轻时自诩阅读抵抗荒诞，跟朋友比着读书。那时候没成家，莱虫还没来到人世，似乎时间太多，多到要将我淹没，于是，不读无聊之书，何以遣有涯之生？如今事务缠身，每到年终，自我盘点，多数时候内心惶恐。岁月易逝，读书无多，一卷在手的时光竟然成了一种奢侈。2010年继续如此，买的比读的多，读前言比读整本书多，于是自我解嘲：买书只为看封面。又则，以往读书，以兴趣为主，广泛涉猎，心得全无，倒也不亦快哉。如今很多时候为了一个专题，为了明白某个问题而读书，功利性大增，而那种随意读书的快意，便失去了。

兴趣确实会成为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兴趣太多，影响人在任何方面的较为深入的研究。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但读书仍不免兴之所至。比如文学，现在兴趣淡了很多，多年不读小说，但今年却读了三部。分别是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以及我友梁卫星的《成人之美兮》。韩寒是个赛车手，并非职业作家，所以小说从技巧上来说，或许不值一提。如果你读过凯鲁亚克，读过卡尔维诺，你会奇怪，韩寒写的也叫小说？但我喜欢韩寒，小说的阅读过程是一次愉快的体验。韩寒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肆无忌惮，妙语如珠最终文胜于质。这是韩寒使我喜欢的地方，他智慧狡黠的背后，有人道主义底色在支撑。阅读陈冠中的过程也是有

趣的过程。这个因为小说《盛世：中国·2013》而广为人知的香港作家，为我们描写了一类不熟悉的人物——香港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如浮萍般的生活。因为爱《盛世：中国·2013》，我买了能买到的所有陈冠中的大陆版作品，包括《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以及他与人合著的《波希米亚中国》。《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将与我今年的关注发生某些重合。梁卫星是湖北仙桃的一位中学教师，我与他相识于天涯社区，相交也快有十年了。《成人之美兮》并不是一本令人愉快的小说，梁卫星用近乎自我解剖的笔法，呈现了基础教育的溃败。唯一的一抹亮色来自海老师和那几位尚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然而，海老师最终的去向是辞职，不知所终。我不知道这是否宣告了在基础教育层面，理想主义情怀的寿终正寝。

蔡定剑教授去世时备极哀荣。这是民间对一位身体力行的学者的自发纪念，而之后在央视《感动中国》的网络票选中，新浪微博接力般流传着很多呼吁，要为蔡先生投一票。我买到《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是在蔡先生过世之后，对我们来说，读他的书，是最好的纪念。在我看来，蔡先生更多的是一位问题中人，他的研究更多指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议论并不高深，是因为要把常识带给我们。前几年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蔡定剑教授说，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二者交相呼应，而对国家前途、民众福祉的关心，溢于言表。

齐邦媛的《巨流河》，我早知道有港台版，盼望日久，三联书店终于出版了大陆版。我叫本地书店进了20本，之后的几天内，几位读书朋友在一起的话题，几乎始终围绕这本书。“悲欣交集”，这是本年度最让人欢欣而又悲伤的书。大时代、个体命运、历史激流的裹挟，作者自身的命运，还有她的家，她的同学、朋友、同胞，书中蕴含的对每一个个体的深切同情，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人道主义力量，深沉饱满，节制有度，哀而不伤，动人心魄。可惜三联的只是一个删节版。

作为傅国涌的资深粉丝，他的每一本书我都读过。《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是2010年5月出版的书，其实其中多数文章我已经读过，并且知道这本书的原名是“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一本以西湖为核心的近代史，在前言中，傅先生提出了“增量历史观”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历史的进步不是一夜之间到来的，而是一点一滴慢慢进步而来。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傅先生努力为我们呈现的，便是这个历史缓慢的进步过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观，也许，我们就不会急躁，不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而会想起胡适的话：得寸进寸。

2010年最大的收获，是我认识了周云蓬。这位盲人歌手，我将其视为当代荷马。当《中国孩子》的歌声在耳边响起时，我们听到的是时代的疼痛，剥开的流血的伤口。感谢老周，让我在音乐中感受到自我救赎的力量。新民谣的歌者与民众在一起，歌唱着自己的喜悦与哀痛。老周身上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与民间流浪艺人的身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而充满魅力的气质，没有人不会为他的现场演唱所折服。很多人因为《读库》上绿妖的《歌者夜行》而知道周云蓬，更多的人因为《独唱团》中《绿皮火车》一文知道周云蓬。现在，《春天责备》由上海文艺出版，将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并喜爱周云蓬。这是一本诗文夹杂的书，是一本奇妙的书，而阅读则成为一次温暖而感伤的旅程。因为老周，我们都得以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之中。

因为该死的兴趣，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打开十几本书，恨不得同时将之读完。2010年，除了上述几本，我还要推荐高华的《革命年代》、崔卫平的《思想与乡愁》、徐贲的《在傻子和英雄之间》、苏小和的《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伊凡·克里玛等的《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许倬云的《许倬云谈话录》。我的朋友小狐说，阅读就是让自己和世界站在一起。说得多好啊！

为了做一些小小的研究，我经常得强迫自己从散漫无边的兴趣中回来，读一些相关的资料。我开始关注儿童类的书，主要是因为今年

五岁的菜虫。其中包括儿童心理学读物、绘本，以及一些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卢安克、吴蓓、萧望野等人，在近几年进入我的视野。这样，我对教育的理解，被大大地拓展和加深了。甚至，较之五年前，有了一种颠覆性的理解。在既有的体制之下，我们的教育被粗暴地简化为应试；在规训与惩罚之下，一切按部就班，而人的自由天性却被教育制度牢牢束缚。新的教育理念让我认识到因教育而得自由的美妙前景，认识到释放人的潜能的巨大可能性。这也成为我和朋友们批判现行小学教材的理念依据之一。

绘本是多么美妙，这是近年新引进的一种童书类型。我一边给菜虫看，一边处于学习之中。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的孩子们终于不必像我们小时候，因为匮乏而如饥似渴，但吸收的养料却参差不齐。因为这些引进的绘本，我对儿童读物变得非常挑剔。读过《逃家小兔》《猜猜我有多爱你》《小恩的秘密花园》《云朵面包》等绘本，你的阅读口味自然会有变化，至少不再只满足于郑渊洁。这里隆重地向诸位学龄前孩子的家长，以及那些喜欢绘本的朋友推荐，台湾绘本大师郝广才的著作《好绘本如何好》。这本书当然是引导我们如何读绘本的，但你还会因此知道，人的想象力是多么奇妙，从而知道，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

为了给菜虫写一本我愿意他读到的书，我读了很多经济学著作。我想，将来的公民社会，也许需要孩子们从小开始做好成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准备。我写了一本名为“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西买回家”的小书，介绍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根据我与菜虫的日常生活而写。小书仅三万多字，于2013年1月出版，但背后我阅读的文字，远远超过几百万。比如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以及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书，还有一套法国人出版的哲学启蒙丛书。但很遗憾，我在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才读到博多·费舍尔的《小狗钱钱》。这是本童话式的理财书，虽然跟我想解释的一些经济学概念距离比较大，但如果能在



开始写作之前读到，我也许能从中得到更多更好的启发。经济学在当前是显学，但我阅读的目的不在于成为一名专家，而在于锻炼理性思维的能力，从而尽量摆脱挥之不去的文艺腔。

另外，可以说是为了研究，但其实也是由于兴趣驱使，我集中阅读了一批关于秋瑾及其同时代人的史料。我喜欢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按照一些历史学者的观点，我们仍处于这个近代化到现代化的巨大转型之中，从秋瑾的时代到现今，转型尚未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读史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处在一个“世界是平的”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变迁的时代，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如何在大时代中找准自身的位置，需要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自我认知，而读史令人明智。更重要的是，关注历史，便是关注当下。

于 2010 年

## 2. 读书误我又一年

标题很文艺，不是自己拟的，抄的冯唐的。说起今年的读书，不能不提到冯唐。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名字曾出现在苏东坡的词里，那这人也太高寿了，估计写的都是文言文，于是一直忽略。直到今年，老周去了大理，说是借住在冯唐的宅子里，才想起，原来是个现代人，或许该读一下。这个时候，刘子骥一世像天外飞仙般给我带来一本《不二》，著名的《不二》。我先读了柴静的后记，一口气读完，“火炭上的一滴糖”，滋滋作响。接着读小说的正文，却怎么也读不完。原因在于，我怎么都不明白，冯唐想要表达什么。但我却喜欢上了冯唐的随笔，先是在手机上看，接着买了新版的由李银河作序的《如何成为一个怪物》，读得很开心，于是把能找到的冯唐的东西都读一遍。接着发微博说，在我不读小说很多年后，才发现真正好的华语小说家。这当然指冯唐，还有就是张大春。

《城邦暴力团》是2011年1月的热销书，现在看来，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我却很喜欢这个小说，跟《不二》读不下去相反，《城邦暴力团》厚厚的上下册，我几天就读完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和文化是中国的，但是结构和思维方式是西式的。从题材内容看，似乎是个宏大的主题，但从处理来看，完全是一个文体家的戏谑。有些繁复的地方，张大春故作镇定，煞有介事，弯弯曲曲，啰啰唆唆，

真是很可爱，深得小说的快与慢之妙。所以我觉得张大春跟冯唐有点像，不是说语言风格，而是对小说的理解。他们不要宏大的命题，只要有趣。所以，作为小说，完全可以单纯得有趣，读者便能感觉到智慧的愉快。足矣。但我还是搞不懂，《不二》究竟想说什么。可能，想要搞明白《不二》想说什么，这个意图本来就不对。后来，我买了张大春在大陆的所有出版物——《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公寓导游》《离魂》《认得几个字》，加上以前买的《聆听父亲》，算是通读一遍，不亦快哉。

今年另一个很火的台湾作家叫骆以军，但是他的书我一本也没看。读书也是要机缘的，看今年有没有兴趣来读。

我在微博说到的另几位小说家是外国的，一个叫卡洛斯·多明盖茨，代表作是《纸房子》，也很有趣，说一藏书家，在海边，用书造了一所房子。真是匪夷所思的想法，好玩极了。但爱书的人，每每心有戚戚焉。因为虽然坐拥书城，但其实书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构筑你的家园？还有一个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这个人，恕我浅陋，直到高中教材里有了他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节选，我才关注到。15年前，我还在读拉美小说时，这个人还没被介绍进来。前几年先读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今年才读他另外的小说。拉美作家，确有过人之处，柯艾略的小说均可一读。

还有一个是村上春树，需要隆重推介。这个隆重是针对我自己的。以前我总以为这个家伙写的都是青春小说，像我这么老的人已经吃不消读了。但今年读了几乎他全部的值得一提的小说，读到手不释卷的程度，这是近年来很少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村上的小说写作技术也很好，思想性也很好。《挪威的森林》，年轻人可能着眼于青春爱情，我则看到村上对1960年代革命狂飙突进的风潮的反思。村上要的，是不革命的自由。在全社会都泛政治化的时候，在不左不时髦的年代，村上果然选择了不时髦。所以《挪威的森林》其实有一点

冷嘲，村上远离政治，而关注个人的感受本身。后来陈英雄拍的同名电影，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对小说原著亦步亦趋，但又不能表达村上的这种思考，所以失败。整个基调倒是比较相似，但对村上的这种疏离理解不够。最新的《1Q84》，确可谓力作，比《挪威的森林》又向前推进了。读完三部，我就说村上从个人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1Q84》的一个背景是奥姆真理教，村上不因为它被看作是邪教而对其进行标签化的命名，他对那个1960年代以来的革命团体的变化，都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同情，这种理解超越社会学的意义，近于宗教。所以这以后，我就觉得村上是可以期待的，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领奖时，会做一个“墙与蛋”的比喻。如果说政治，广义地说，谁也无法离开政治。这段话似乎跟前面讲冯唐和张大春时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只是谈论的侧面不同。张大春也离不开政治，《四喜忧国》就很有政治意义。

关于村上，我还欠“长枪吉他”和“天心月圆”两位“童鞋”一篇书评。写到这里，我打开硬盘，发现半篇残稿，证明我曾经动手写过，但没写完。现在这里提到，算是潦草交差吧。安妮宝贝的刊物《大方》，第一期上对村上的长篇访谈，很值得一读，村上的一些想法，与我在读他的时候的想法，有很多暗合。

今年是辛亥100周年，近代史自然也读了不少，先是张鸣的两本书：《辛亥：摇晃的中国》和《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上半年张鸣老师来绍兴演讲，南方书店书卖到断货。张鸣老师开玩笑说：进的太少了，明显小看我的影响力。总的来说，张鸣老师写的，偏于通俗。大概他的意思是写给大众的读物，若要深入一点，则还需读别人的。我觉得让我收获比较大的是马勇的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观点很明确，即便是一家之言，也能站得住。比如立宪派的作用，作为史学的门外汉，我得到了我以前没有得到过的观点。当代中国治史，也颇为不易，首先需要做的，是回到历史事实，之后才能谈得上研究。所

以有关中国历史，我一直多看海外名家。自然不外乎唐德刚、黄仁宇、费正清、孔飞力、列文森等等。今年中华书局出版黄仁宇的《现代中国的历程》一书，其中多数文章是首次在大陆刊行。这本书我仔仔细细读完，跟十年前读黄仁宇，尚可互证。

关于历史，近年来才关注国内的诸家。今年高华教授去世，从民间的纪念看，备极哀荣，可谓公道自在人心。惜乎高华教授的著作，在内地只有一本，花城社肖风华先生出版的《革命年代》。我喜欢的另一位是杨奎松，这两年也把他的著作收齐了，但尚未看遍。就马勇先生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而言，基本上是史论，多数为观点，当然我相信马勇先生扎实的史料积累。我读完这本，又找到《1868中国故事》，读了一半。关于辛亥，和马勇先生这书配套看的，就是2011年下半年出版的傅国涌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关于傅师的书，我有一篇书评，自以为能道出傅师写这么一本书的某些意图。他对材料的掌握，真是事无巨细，令人叹服，这得多少精力！而且光有精力是没用的，还需要高超的眼光。这样，马勇先生的一些意见，我就能在傅师的书中找到依据。关于辛亥，我只读这几本，因为今年出版的实在太多，看不过来。而那些戏说的，则不在关注之列。

以上两块的内容，我都是集中读的。由于个人的兴趣所致，总以走马观花为主。并且，由于特价书店的往年旧书比较多，所读之书不限于今年新版。总之，2011年读书不少，可惜的是，年纪越来越大，口味便越来越偏向于那些有趣的书、轻松的书。一个人骨子里不可救药的趣味至上主义，总是露出马脚。所以临近年末，我马上买了阿伦特和罗尔斯的书，似乎这样，就能弥补我在思想上的不求上进。还有就是华德福教育的书，买的比读的多。今天将QQ签名改为“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确实是真实的想法。我在给锅子的书评里说，我就不是一个研究者。这估计也是一个正确的自我评价。眼看着菜

虫就要上小学了，我还有几篇关于菜虫的文字要写，在硬盘里起了标题，也有写到一半的，就觉得这些个意思我已经表达过了，若不能有所进步，不如不写。菜虫倒是不错，不断进步，给我灵感，但我缺少一个理念，来统率这些灵感。若仅限于实录，我自己并不满意。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跟菜虫一起进步。

于 2011 年

### 3. 有时像散步，更多是搏斗

——2012 半年阅读散记

2012 年又过去一半，科幻片里说 2012 年是世界末日，于是很多人行色匆匆，争先恐后地抢船票。但也有人，继续过着“蜗牛慢吞吞”的生活，喂马劈柴，读书上网，似乎世界末日与他无涉。这令人想起雨中漫步的故事，有人在大雨中散步，路人问，何不慢跑？答曰，前面也有雨。

这样看来，对于“蜗牛慢吞吞”的人来说，缓慢的读书生活，便是雨中散步。曾获“世界最美图书奖”的装帧设计师、南京书衣坊主人朱赢椿先生，确乎是这样。在绍兴的一个书吧，朱赢椿老师带来他的新书《蜗牛慢吞吞》，讲述了慢生活的可能。于是，在读这本书时，就忘记了世界末日，忘记了宏大叙事，从而感动于一只缓缓而行的蜗牛的浅浅行迹。这是艺术家的境界，也是一部分读书人摆脱不掉的趣味。

很遗憾我似乎也沾染了不少，并喜欢这种趣味而难以舍弃。一本书，只要漂亮，便爱不释手。金城出版社的《独立书店，你好》第二季，以及《如此书房》，均为薛原所编，前者是对全国各地独立书店的巡礼，后者则注目于读书人的栖居游牧之地——书房。在实体书店普遍寒意阵阵之际推出两季《独立书店，你好》，可见编者的用心良苦。后一本，视线在读书人的书房，读书人之痴、之癖、之雅俗共

赏，在书中均有可爱的描述。这些有趣的读书人，阅读之乐令他们忘乎所以，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可能，即便下一秒是世界末日，他还要拾起某本书，品评一番呢。

问题是，有时候阅读的过程并不单纯。宁波赵柏田先生，今年有新书问世，书名为“双重火焰”。在豆瓣的同城活动中，柏田先生将阅读称为一次搏斗，这可能是更得读书三昧的说法。尤其面对经典名著，我们站立在历代大哲之前，必须调动全部的智慧与心力，来面对这一场智慧的搏斗。这种心智的交锋，有时让人筋疲力尽。而在筋疲力尽之间，会升腾起另一种智慧的愉悦。所以，搏斗作为一个准确的词语，其实恰是一种积极的读书境界。

在我，搏斗还有另一重意义，便是我与层出不穷的新书好书的搏斗，是与出版社的搏斗，也是与自己钱包的搏斗。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书好书，不免浩叹：吾生也有涯，而书也无涯！幸好弱水三千，我只需取一瓢饮。

2012年时间过半，我所期待的好书也已经有很多“水落石出”，可以来点评一下自己的阅读。我读到的第一本好书，是彼得·海勒斯的《江城》。其实今年我读完的第一本书，并非大陆2012年版的《江城》，而是此书作者的另一本——《甲骨文》。我们在自己的国度，往往读不懂中国，而在海勒斯的笔下，倒是看到了此在的中国。“甲骨文”三个字，让我感叹于这种富有穿透性的把握。甲骨文、方块字、大一统，这是一种结构上的异质同构。这个自殷商以来几千年变动不居的古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欲说还休。而一个来自美国的毛头小伙子海勒斯，竟然找到了最为适宜的词语，为之敞开、去蔽，从现实到历史，交相呈现。

既然说到历史，便不能不谈另外两本，一本是被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以20年之力，完成这唯一的著作，全文可谓无一句无出处，这种严谨令人



赞叹。而此书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之上的洞见迭出。尤其是结尾的概述，将中国人对自由的追寻——从曙光依稀终堕入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困境，有一种冷静的审视，又有深切的同情。借着饶佳荣兄信达雅的译笔，西南联大的校史及精神史，在我心中建立起一个立体的框架。

另一本有关历史的著作，是傅国涌主编的《追寻律师的传统》。律师这一职业在中国出现，不过 100 多年。而律师的出现，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鉴湖女侠秋瑾被杀于绍兴时，还没有近代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庭公审，没有律师辩护，秋瑾只留下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而到了陈独秀“危害民国案”，章士钊不但在庭上雄辩滔滔地为之辩护，之后还在《申报》上与程沧波公开辩论，影响之巨，实有开启民智之功。

一切历史无非是当代史，作家的书写，常常不由自主地指向当下。作为诗人和经济学者，苏小和的家国情怀呈现在平实的、通俗的经济学写作中。《我的自由选择》一书告诉我们，原来，经济学可以像诗歌一样美。在苏小和的言说中，经济学不再显得高深莫测难以接近。苏小和将本土化的观察、基督徒的谦卑、经济学者的深邃，以浅显易懂的话语表达出来，将一个个抽象的理论，化解为本土的经典案例，抽丝剥茧，而那些曾经令我们迷茫的问题则迎刃而解。我觉得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两个词：自由市场、开放社会。无论是对国有企业的审视，还是对民营企业家的研究，这两个词是苏小和的价值依托。因而他会重视企业背后的价值观，在面对民营企业家将空洞的道德理想主义作为企业的文化核心时，他会忧心忡忡地说：“当一个时代正在有可能结束政治性的个人崇拜的时候，经济领域却又掀起了一场不见终点的个人崇拜潮流。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腐朽势力的再生。这一次，我们丢失的不再是民主和自由，我们将丢失一种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